

# 深 念

王绶琯

十年前应王德昌、李元同志之嘱,为《张钰哲论文选》作序。捧卷凝思,睹文生情,一幕幕往事夹着情感,不自觉地渗入笔端。序写好后,觉得颇不中矩,却是把许多思念都寄放在字里行间了。今值纪念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在此重录原文,再表其中深深的思念。

## 《张钰哲论文选》序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张钰哲论文选》,收文 47 篇,基本上反映了张先生一生天文研究的经历。张先生成名于我国现代天文研究萌芽之际,而建国以来,受命主持新中国天文的创建达 36 年。他的科学建树,实非几十篇学术论文所能概括。

我邂逅张先生在 40 年前(1952 年),那时我在伦敦。一封他自南京的来信,笔迹畅雅,语言率直。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信中他毫无疑问地把我视为共赴祖国天文建设的同道。一纸延聘的文书,在我看来毋宁是一位长辈对一个年未 30 的后进者的叮咛。回国之后,最初我在张先生左右工作,觉得他不苟言笑,甚至偏于严肃,似乎与我当时读信所得的印象不甚一致,但是相处日久,就感到了张先生严肃中实则蕴蓄着深情。尤其是对年轻的一辈,他有教无类,不计学历、资历,甚至不计他人的嫌隙。为一些青年人他曾经不惮烦劳,把手言传身教;为一些同志也曾经力疾陈辞,“拼乌纱帽”以相庇护,在同辈之间也是一样。天体物理不是张先生的专业,而张先生与负责天体物理工作的李珩先生鱼水相得,为我国天文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人员的同舟共济树立了一个榜样。1957 年,天体物理学家程茂兰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天文台的筹建,张、李对程的极力引荐、赤诚相助,此情此景,至今许多人仍然历历在目。

· 5 ·

这些事今天都已经成为追忆,但却使我豁然理解了第一次读张先生信时对他的字迹的印象,字如其人!如果不是有如此率真豁达的胸怀,岂能有如此畅雅的书法!

张先生精通天体力学,同时在创建我国小行星、彗星的探索和研究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但他作为我国的首席天文学家,对当代天文学主流的天体物理学的建设,始终备极关注。数十年中我曾经3次有幸直接参与张先生指挥下的工作,3次都与天体物理建设有关。第一次是1954年,张先生主持与德国蔡司厂工程人员合作,修复紫金山天文台的60厘米返光望远镜;第二次在1957年,张先生为在北京地区建立以天体物理为主的天文台,亲自到北京开始调查、勘察;第3次是1980年,张先生以78高龄,率领一支专家队伍,到青海柴达木盆地为毫米波天文观测站定点。这3件事正好是我国天文建设在3个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典型事例。他们以及与他们同一时期的许多事,所含的内容完全可以看成是应在本选集中占一席之地但却没有形成文字的文章。

在前辈科学家中,张先生以严肃闻名。他的严肃首先用以律己。有一次长途旅行中,他曾给我谈到讲授天体力学的经验。他说他每讲一章,都必定先要仔细掌握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环节,然后从听课者的角度分析、条列,最后在课堂上检验效果。凡是听过张先生讲课的人都会觉得他的课举重若轻,易学易记,但不一定都意识到贯穿在其中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无数的心血。狮子搏牛用全力,搏兔也同样用全力,从这本文集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文章中,我们当可以领略到张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

张先生外观上的严肃到晚年有所“舒缓”,而内心的严肃则牢植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方方面面。这种严肃在有的地方几乎近于严厉。对于他认为(当然他也不能样样都对)学术上华而不实、特别是不尊重他人贡献的行为,反应往往非常强烈,有时达到愤怒的程度。熟悉张先生的人回顾往事,觉得张先生有时不免偏激,另一些时候也不免过于严谨。但所有的人都会称许张先生的正直。有人回溯数十年潮起潮落的岁月中,竟不能找到一句浮夸之辞或溢美之誉出自张先生之口,这一点实使我们许多后辈自愧弗如。

王德昌、李元同志编这本选集,为我们整理了张钰哲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科学追求中留下的珍贵遗产。这里包括了经过精心选择和编排的文章,也包括了由这些文章触发起的对张先生学术风格的记忆和体味。张先生的学术风

格代表了我国天文学从式微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上一代人的风格,其中闪耀着我们民族历代科学巨匠“为学志道”的传统。张先生的著作在他生前我多曾拜读,而今临窗披卷,遥望云天,心中不禁涌起范仲淹赞严子陵的几句歌词:

云山苍苍, 江山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愿以此移赞以张钰哲先生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的天文学先行者们!

是为序。